



大江东去、流的是一脉民族的血

历史记忆：万里长江飘玉带

同样发源于青藏高原腹地的另一条河流叫长江。

两条河同一个地质年代、同一个地点出生，但兄弟两个却走了不同的道路。黄河穿越西中部，长江奔腾于东中西部。这一地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不平衡的地区，既有全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最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

这条大江以总长6300公里和年输1万亿立方米江水双双名列世界第三。从地图上看长江，大江蜿蜒东去，有势不可挡之势，过高原，走盆地，穿三峡，千里跃平原，流经11个省（区市），经上海注入大海。

“长天共秋水一色”，长江也是一条蓝色的河。

1956年，毛泽东主席到武汉视察。工作之余，喜爱游泳的毛主席提出到长江中“洗个澡”。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毛泽东身穿泳衣，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跃入长

江，在长江中很惬意地畅游了一个多小时。摄影记者不失时机地抓拍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雄姿，几十年过后，通过这张照片仍然能清晰地看到长江清澈的水，那水能照出人影。

长江变灰、变浑只是近几十年的事。

2001年5月，我先乘一条小船，然后踏上了一条勘探船，实实在在地在重庆市的长江最中心呆了一个上午。这条勘探船的任务是勘探长江底部地层情况。勘探船虽然个头不小，但漂在长江里仍然似一片树叶。船在江中随水飘荡，人在船上左摇右晃。5月的重庆已经十分闷热，在无遮无挡的船上工作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勘探工人们为了赶工期日夜不停地奋战在船上。我问工人老张为何这样紧张？老张告诉我，必须抓紧时间干，否则到了汛期江水浑浊无法施工。老张指的浑浊就是黄沙太多。我顺着老张的指点往江中望，长江水面下不足一尺混

浊浑黄，放一只桶下去打上来的水黄沙很多。长江水由于有黄沙的衬垫，整个江面灰色一片，有船从远处驶过，江面立时由灰变黄。

在重庆市涪陵区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我惊奇地发现，哗啦啦流过来的乌江水是那样的碧绿，它像一个身着绿色衣裙水灵灵、朝气蓬勃的小“姑娘”，迈着轻盈的步伐一步步走入长江。纯洁的“小姑娘”一踏入长江立时变了颜色，绿色的外装褪去后马上成为脸色非常难看的灰脸老太婆。长江水把“青春秀丽的小姑娘”成为“老太婆”的根源是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是小姑娘加速衰老的“癌细胞”，它像一副催老剂，一旦侵入长江的肌体，很快产生巨变。

一年过后我到武汉出差，特意走到武汉长江大桥下看望了长江。

这里的长江水已是满江灰黄，完全不能想象当年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时那种水清清、水映影的场景，长江

像一块灰色的石板，毫无色彩地慢悠悠地从我的眼前流过。

长江也在流。

仅四川一个省，20世纪70年代流入长江的泥沙就达5亿多吨，到了80年

代达到6.8亿吨，相当于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3大世界河流的总输沙量。1985年以来，四川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经高达2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

历史已经踏入了新的世纪。当中华民族踏上伟大复兴的征程，这条6300多公里的母亲河竟处于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长江能否支撑起流域内4亿多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人祸酿成灰色走廊

长江北岸，大巴山下。

这里准确的位置是湖北宜昌县。

当我们乘坐的船在青山绿水间行进中，一条长达20多公里的灰色山坡清晰地映入眼帘。光秃秃的山与绿色的山野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带的山如痢痢头一样，山梁植被稀疏，一片灰色。

这里是南方水土流失之最严重的地区，称作“灰色走廊”。这一段像一个大染缸，长江水通过这里后马上颜色大变。

“灰色走廊”足足有10万亩。

“灰色走廊”是人一手炮制的。

在宜昌县，一位老水利告诉我，50年前，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山上森林茂密，鲜花烂漫，环境十分幽雅。问题出在“大跃进”和“文革”中。1958年，这里的人为了响应号召追风，到处支炉灶大炼钢铁，那个年代，宜昌县小炼钢炉到处都是。宜昌县地处山中，煤炭资源匮乏，而炼钢铁需要大量燃料。为了炼钢人们走向大山，将一棵棵大树伐倒，投入熊熊燃烧的炼钢炉中。不知烧了多少棵树，废铁终于成了“钢”。

人们欢呼，人们雀跃，高兴过后又找来砖瓦，支起炉灶，争取钢产量再上一层楼。疯狂的一轮又一轮砍山运动开始了，人们挥起手中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在号子声中把一棵棵大树放倒，然后截成几段，人拉肩扛放入炼钢炉。熊熊火焰映着一张张赤诚的脸，那张脸充满期盼，充满希望，人们天真地希望大炼钢铁能走出贫

穷，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为了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目标，他们把上天留的、祖宗栽的、自己植的树统统放倒，一棵不留。不到一年的时间，山秃了，树没了，自己的家园毁了，生活更加贫困。

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

秃山裸露的土壤随风吹入沟道，进入江河。河道、堰塘、水库严重淤塞，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水灾旱灾频繁交替出现。

20世纪80年代后，宜昌县政府力求把这片荒芜的山岭重新植上树，他们动员了大量的人力，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可是，当年栽下的树第二年十树九死。县地矿局的同志告诉我，这一带的地质情况十分特殊，全部是页岩。树砍掉后土壤裸露，随风飘走，造成土壤贫瘠，含水率低；而这里的夏季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70多度，缺土、少水、高温、乏肥，没有一项条件可以让树成活，非但树活不了，零星的灌木和小草也逐渐死亡。

实实在在地站到页岩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厉害。

宜昌县人通过几十年的“辛勤劳作”亲手毁坏了自己的家园，若想恢复成当年树草茂密的状态几乎不可能了。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当地的农民一年四季依旧以薪柴为燃料，一些灌木未等长大就成了灶中薪。几年来为了保护“灰色走廊”的生态环境，宜昌县做了大量的工作，遗憾的是，一些水土保持站由于经费短缺，原有的

人员大大压缩，最少的已经减少到1人。

宜昌的“灰色走廊”只是长江流域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我们从整条长江看水土流失，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我们在长江上游行走，看到的长江一片灰黄，灰色的浊流滚滚而来。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记住这样一组数字：长江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74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总面积的42%，水土流失区土壤年侵蚀总量22.4亿吨。无论水土流失面积还是土壤侵蚀各项指标居全国各大河流域之首。

地质学家告诉我，在正常状态下，形成一厘米厚的土壤层需要150年到300年时间。而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每年至少流失土层一厘米以上。全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100万亩土地遭到破坏，仅贵州省每年被毁坏的土壤高达5000亩。

老祖宗积攒下的土层被他的后代子孙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全部挥霍掉了。

1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正式实施。14年后我们审视这部法的执行情况，就会遗憾地发现，《水土保持法》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不少地区水土流失已经严重超越了法律的底线，有法不依的后果已经显现，水土流失与贫穷两道双刃剑齐刷刷地悬在百姓头上。